

冰霜谁识抱关情

□王金保

河北省迁西县境内的青山关，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隘。山顶的月亮楼、监狱楼遥遥在望，蓝天白云下，一抹暖阳慈祥地照着。站在古城墙上，眼前城壁静寂，旗帜猎猎，三两的游人在茶馆酒肆间流连。山脚下，错落的民居，炊烟袅袅，鸡犬相闻，宁静恬淡的人间景象。此刻，有谁会把这一切与远去的铁马冰河、硝烟锣鼓联系在一起？若不是手抚沧桑的城砖，若不是眼前散落的古战车的车轮，我也不愿意相信，战争的烽烟曾经真切地就在那里燃起。

400多年前，民族矛盾冲突，北方的蒙古部落频频进犯。在浙闽抗倭屡立战功刚刚奉调北方的威继光，指挥守军在青山关进行一场鏖战，击退董狐理和他的侄子长昂，首战告捷。从此，威继光的名字就成了京畿百姓平安的护身符。

明万历三年正月，董狐理胁迫长秃再次内犯，威继光所部出塞追击，活捉长秃。后，董狐理率部到喜峰口请罪，威继光亲临受降，此后若干年蓟门平安。

明万历年间诗人陶允宜有诗《喜峰口道上呈威少保》：

蓟门往事震京华，十六年来静不哗。路出万山通鸟道，城悬千岭压龙沙。空中云影连楼阁，夜半风声度鼓笳。老将莫怜心力破，金汤终古在皇家。威继光虽只镇守蓟镇16年，却将他的战绩、他的高风亮节、他的无限传奇永远留给了这方土地和人民。

威继光在蓟镇期间，施展文韬武略，

修整边墙，建空心敌台，重修蓟镇治所三屯营，修筑几庄城；设车步骑营，苦练精兵，殚精竭虑，励精图治。

古城三屯营，今为河北省迁西县一举足轻重的建制镇。三抚、邦宽公路四通八达，可谓交通枢纽。镇域经济发达，以矿产冶金、商贸流通、林果牧渔为支撑。海外上市、连年位居中国企业500强前列、全国最大型钢生产基地——河北津西钢铁集团，就坐落该镇。徜徉于城内，旧日的恢宏古建已荡然无存，当年的城墙、镇府和钟鼓楼等都已毁于战乱，残存的墙垣也在后来的城建中拆除。在老城区的民房院内，还可以寻到已砌入墙体的城砖，翻动角落里散存的几块，上面依稀刻有当年烧制时留下的“万历三年左营造”之类的文字。有的人家还存有明代的门墩、钟鼓楼建筑上的装饰部件等。1981年政府拨款修建的威继光镇府碑亭至今犹在，里面存有威继光撰《重建三屯营镇府记》石碑。

如今的三屯营，还在沿用着“南关”“西关”“官园”“戏楼”等地名。一种叫作“火烧”“棋烧饼”的小面食，据说就是当年将士们野外行军携带的干粮，至今仍很受当地百姓和外地游客的欢迎。为了纪念伟大的民族英雄，为了记录蓟镇的光荣历史，当地计划重建蓟镇总兵府。在三屯营的路口，威武的戚将军塑像挥剑炯视远方，时刻提醒着人们，要珍视和平，牢记历史。

三屯营城南的国家4A级景区景忠山，建有供奉诸葛亮、岳飞、文天祥三位

忠烈的三忠祠。威继光在蓟镇期间，曾率部登山拜谒，并在《景忠山景忠庙》诗中表露心迹，抒发自己忠君爱国、守卫边关、建立功业的壮志豪情：

冰霜谁识抱关情，三辅河流一洗兵。楼阁暗昏新气象，桑麻色起旧屯营。龙回地轴开戎幕，水合天门驻汉旌。天下奇才今不见，愿留方略佐金城。威继光赴武夫，却是文心素雅，在恹恹的戎马生涯中，除了著述《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这样的兵书外，还辑有诗集《止止堂集》：

云护千峰起，烟消百顷开。芙蓉映秋水，不减美人才。

——《宛在亭》

孤松宛似苍虬伏，岳色参差别馆傍。喜看金汤开汉上，还将畚鍤卜深阳。群峰北拥王廷远，一水东流帝泽长。潦倒却忘身似寄，十年相对滞冰霜。

——《挹秀馆》

这就是威继光，胆剑英雄，侠骨柔情。然而，谁又能料到，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景仰爱戴的社稷重臣，却受到中伤打压，以致晚景凄凉。

万历十一年，威继光调任广东总兵官。这实际上就是谪贬，在广东，是一帮文官说了算。即使受到打击，那颗赤胆忠心没有丝毫毫唐，威继光到广东后仍然整饬军纪，巡查兵备，整理兵书著述。万历十二年，威继光终因受张居正牵连、遭打压被罢免还乡。

老病的威继光本已凄苦难耐，又得知弟媳病逝，弟弟被免官、去世，侄子天

折，妻子王氏见他到这般光景，无法承受，也分手弃他远去。一系列沉重打击，让威继光无比悲伤。本就清廉刚直的人，哪有什么积蓄？此刻的威继光已经连请医生抓药的钱都拿不出了。

万历十五年冬天一个冰冷的早晨，在山东蓬莱老家，贫病交加的威继光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60岁。两年后，他的儿子进京请旨，朝廷才下诏祭葬。

威继光调离蓟镇以后，边祸再起，蒙古部落又开始骚扰边关，鸡犬不宁；就连当年与威继光言好发誓永不再犯的长昂，也背信弃义，重燃战火，屠戮边民。孟子曰：“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多么深刻的教训啊！

或许，这也是诠释明王朝灭亡因由的一个实证。

冰霜谁识抱关情？历尽沧桑的边城，风剥雨蚀的敌楼，似乎仍在替那些忠臣良将、那些埋骨他乡的戍卒，在久久地追问。据传，在月明清风的夜晚，在青山关、喜峰口这些古战场，会有隐隐的厮杀和伤病士兵的呻吟、哀号之声。我相信。那是历代守边御侮的将士们不朽的灵魂。

青山依旧在，鼙鼓已不闻。时空转换，蓟镇已然焕发新容。今天的青山关、喜峰口、景忠山，都已经成为名闻遐迩的旅游景区。斯人已去，边墙犹在，百年的风云，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这方土地和它的子民，正沐浴着新时代的明媚阳光。

“二十四节气”，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在“二十四节气”中，“五天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即半个月为一个节气，每个节气分三候，一年共“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古人将各“候”均与一种物候现象相对应。这是古人独有的关于时令、气候、物候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属于我们祖先的时间哲学，至今仍然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我们的日常生活。（韦远东文/绘）

轻寒正是可人天



候鸟开始南迁，等到寒露时节南飞的鸿雁已经是最后一批了。先到者为宾，后至者为客，所以这时南飞的鸿雁被称为“来宾”。

寒露三候之一：一候鸿雁来宾



雀鸟避寒，海边拾类却多了起来，且壳的花色与雀鸟相似，古人就将“雀”藏和“蛤”出作为此时的物候特征，浪漫地认为雀鸟变成了蛤。

寒露三候之二：二候雀入大水为蛤



古人用“黄花”指代菊花。菊花品种繁多，色彩缤纷，在寒露节气后陆续开放，这里一个“华”字，准确地描述了菊花盛开时的华美景象。

寒露三候之三：三候菊有黄华

笑迎霜来看柿红



到了霜降节气，豺开始猎杀其他兽类存放起来，以储备越冬的食物，看上去就像以兽祭祀一样。

霜降三候之一：一候豺乃祭兽



霜降节气5日以后，随着气温逐渐下降，草木开始凋零，到处都是枯黄的落叶。

霜降三候之二：二候草木黄落



霜降节气10日后，寒气越来越重，蛰伏过冬的昆虫开始闭户不出，进入冬眠模式，蜗居在洞穴里等待春天的到来。

霜降三候之三：三候蛰虫咸俯

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

——简述从《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的烽火岁月(16)

□王烁辉

7.《救国报》的分社发展

(接上期)

《救国报(滦中版)》

1943年7月，根据冀热边特委指示，第二地区委机关报《救国报(滦中版)》出版。因与冀热边特委同住一地，《救国报》总社也在此办公，故未单独设报社，由《救国报》工作人员兼做滦中版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

冀热边第二地区委、第二专署跨长城内外，辖迁滦丰、承青遵、迁青平、承平宁4县。《救国报(滦中版)》便也随之活动于滦河中游地区。

随着《救国报》于1945年11月初更名改版，《救国报(滦中版)》也于1945年11月1日终刊。

《救国报(滦东版)》与滦东分社

滦东，位于冀东东部，包括滦河以东的迁安(大部)、卢龙、临榆、抚宁、昌黎、青龙等县和秦皇岛港，南临渤海，北依燕山，西隔滦河与冀东抗日根据地基本区相联，东至山海关与辽西走廊接壤，北宁铁路横贯其间。这里既是日本侵略者自伪满进入冀东、华北的必经通道，又是冀东抗日武装力量向伪满发展前进的阵地之一。

1943年上半年，中共冀热边第三地区委在这里宣告成立。7月，《救国报》滦东分社成立，《救国报(滦东版)》正式发行。这也是一份八开两版油印小报；另有一个以《前进》为名的三十二开油印刊物。内容均以新华社电讯为主，迅速传播党中央的指示和抗战救国的好消息，用以鼓舞本地区抗日军民的战斗意志。

《救国报》滦东分社除了出版这两份报刊以外，更重要的任务是翻印一些毛泽东同志有关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等论述，这些内容更受军队指战员的欢迎。因为，在当时来

说这是最需要、也是最宝贵的东西，从中可以学习如何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

先后投入《救国报》滦东分社工作的有20余人。担任领导职务的是郝仁(新中国成立后改名陆光，宁河人)；还有从《救国报》总社调来的丰原和几位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如万里(卢龙人，原是小学教师)、韩醒痴(卢龙人，失业店员)、高敬之(昌黎人，原是小学教师)、李春芳(迁安人，原任游击区某近郊区区长)等人；其余有国力(原名国顺卿，丰润人)、吴文军(四川人)、蔡海涛(遵化人)、启政(遵化人，曾用名玉环)、李墨林(抚宁人)、文侠(原名陈尚武，昌黎人)、晓初(昌黎人)、永蒂(抚宁人)、跃华(抚宁人)、李兆雄(昌黎人)、陈集群(丰润人)、李才(迁安人)、启新(昌黎人)、王省汉(原名王铺，抚宁人)等，都是满怀激情的青年人，大部分是农民子弟。

这些人，除少数分别担任编辑、油印员、交通员、炊事员等职外，因油印报刊刻写工种用人需求最多，所以很多人还需要兼任铜版蜡纸刻写员。

成立之初的《救国报》滦东分社没有固定地址，在敌人眼皮底下游击生活、移动办公。无论到了哪里，同志们一安定下来便窝在老乡家的炕桌上刻写报纸，经常一窝就是一两天，天天如此。有时工作任务紧，白天的时间不够用，就在夜间点上房东的黑油灯刻写蜡纸。要是为了避免敌人的袭击不得不躲到山上去，刻写员还要以山石当桌子坚持刻写工作。

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同志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始终非常仔细认真，一丝不苟又毫无怨言。几十年后王省汉提起当年国力说的一段话，仍记忆犹新：“别看油印小报不起眼，部队的指战员可真拿它当回事，一张油印报不知要被多少人传阅，甚至有时传破也舍不得扔掉。”事实确实如此。抗战时期，人们真

的是把这份油印小报当做“宝贝”。因当时的纸张缺乏，再加油印数量不宜过多，两份报刊均是每周一期，出版二百至三百份不等，每一期报刊送到地方机关和军队都备受欢迎。

抗战时期，滦东地区敌伪猖獗，骚扰行动频繁，敌后出版工作极为艰难。即使在离敌人较远的地方，能连续安定工作数月不动的情况也是很少的，因为稍一麻痹大意就会坏了大事，所以凡是抗日救国的机关和个人，行动都是严格保密，住地也是经常移动。印报纸设备多，一到转移的时候，《救国报》滦东分社每个人差不多都随身带有用白铁制成的蜡纸筒和装在布袋里的两三块钢板，油印员则背着油印机等物。这些都很显眼，跑敌情时，有经验的老乡一再建议同志们扔掉。然而，同志们深知，这些办报必须用到的物资丢掉容易，再想取得会有多么难。所以没有一个人舍得扔掉这些笨重的东西，他们将其看得同生命一样重要。

敌人围捕抗日人员时，常常是多路包围突然袭击，他们将这些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时刻都想抓捕我们的同志。由于没有战斗任务，所以报社同志们也就没有什么好的武器。社里最多有几颗手榴弹，有几位同志虽然持有手枪，子弹也很少。每当与敌人遭遇时，为了减少损失，都要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想方设法躲过敌人的围捕。

1943年冬日的一天，同志们游击到抚宁县苏官营村时遭遇险情，被敌人包围在方圆只有几平方公里的一片丘陵地带。危急时刻，郝仁当机立断，指挥大家分散转移，并镇定地发言：“如果遇到损失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每个人都应做好壮烈牺牲的准备，无论如何也不让敌人抓活的，必要时让手榴弹开花，叫敌人尝尝它的滋味！”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只要剩下一个人，不管是谁，一定要坚持办报！”最后多数同志利用

丘陵地带沟坎较多的有利条件，左闪右躲闯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李墨林、文侠和陈集群三人遭遇了兵力最强的一股敌人，突围中，李墨林壮烈牺牲。

敌人越是接近最后失败，就越是穷凶极恶，频频袭击抗日军民。日寇投降前夕，《救国报》滦东分社的同志们们在昌黎五峰山遇敌重兵偷袭。

五峰山是东、西、北三面靠山易守难攻的小山村，位于京山线上的昌黎县城北偏西十二里地的地方。这村以东七八里远的草帽屯常年驻有日本兵，旁边的昌黎城是敌人重兵把守的据点，此外，周边不远的地方还遍布一些敌伪小据点。可是，这个堪称悬在敌人嘴边的小山村，在抗日救国斗争中却表现得非常坚决，它是当地有名的一块解放区根据地，我党政军机关人员来往不断。

1945年夏天，《救国报》滦东分社的人员，在这里制版、印刷已连续数月之久，在准备转移的前一天晚上，狡猾的敌人在奸细的带引下偷偷进山，把报社同志们分别居住的几家堡垒户紧紧包围起来，数挺机枪也对准了同志们突围的必经之地。

启政、启新等同志与经常给报社帮忙的房东姑娘、年仅十七岁的龙淑贤刚刚冲出后门，就壮烈牺牲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房东长子龙恕大哥也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之下；房东老大爷是一位70多岁的忠厚老农，万恶的敌人也将刺刀扎向他的双腿；还有一位刚参加革命不久的青年学生永蒂不幸被敌人俘去……只有住在左邻的刻字员高敬之和交通员陈集群等几位同志，听到枪声后手握手榴弹奋力突围，终于冲出敌群脱险。这是《救国报》滦东分社成立以来遭受的最大损失。

日本侵略者投降后，随着《救国报》更名改版，《救国报(滦东版)》也于1945年11月1日终刊。

(待续)

